

散文卷 • 丛书总主编：季羡林

旷世的忧伤

主编：邵燕祥 林贤治

下

KUANGSHI
DE YOU SHANG

1949-1999

散文卷 • 丛书总主编：季羨林

1267
93:2

旷世的忧伤

主编：邵燕祥 林贤治

下



KUANGSHI
DE YOUSHAO

1949-1999

《中国当代文化书系》顾问名单

钟敬文	张岱年	卞之琳	林 庚	陈 原
任继愈	冯亦代	严文井	周汝昌	范 用
黄苗子	郁 风	丁 聪	吴祖光	郭预衡

总主编：季羨林

编委会名单

季羨林	牛 汉	林斤澜	姜德明	邵燕祥
汤一介	乐黛云	宗 璞	牧 惠	高 莽
李国文	谢 冕	王德后	王富仁	钱理群
刘梦溪	柳 萌	母国政	舒 乙	朱 正
张思之	张抗抗	李景峰	斯 好	邓九平

执行主编：牛 汉 邓九平

本卷策划人：张家勋

声 明

我社与本丛书编委会同志经过近一年来的努力,现将该套丛书出版问世。我们尽量将1949—1999年的优秀作品选入,力求使这套丛书具有权威性,但限于水平与时间,若有好作品未被选用,请读者予以谅解。

该丛书的大部分作者,我们已联系过版权稿费事宜。但也有个别作品,虽未及与作者取得联系,因考虑到其作品的权威性和可读性也先选用了。凡未取得作者本人或家属同意选用的作品,望见书后,诚请理解与支持,并请速与我们联系。我们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谅解,并尽快向您支付稿酬。

大众文艺出版社

联系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

联系电话:(010)84041677

“只有敬亭，依然此柳”

董 桥

听过明末清初说书艺人柳敬亭说书的人，大半印象深刻：顾开雍听他说宋江轶记一则，但觉“纵横撼动，声摇屋瓦，俯仰离合，皆出己意，使听者悲泣喜笑”；周容在虞山一连听了几天，古人古事宛然在目，“剑棘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踉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吴梅村有一阕“沁园春”赠柳敬亭，说是“楚汉纵横，陈隋游戏，舌在荒唐一笑收。谁真假，笑儒生诳世，定本‘春秋’”！王猷定听他说“景阳冈武松打虎”之后写诗纪感，其中两句尤好：“一曲景阳冈上事，门前流水夕阳西”；张岱也听过这段白文，说柳麻子“声如巨钟，说至筋骨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酒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细微至此”；黄宗羲虽然有封建士大夫思想，只把柳敬亭当作倡优，说“其人本琐琐不足道”，但后来改写“柳敬亭传”，还是肯定其艺术成就，承认听到他晚年的说书，令人感到“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

艺术刻画国破家亡的哀思，并非一定扣人心弦。谢皋羽、郑所南在南宋覆亡之后恸哭西台，坐必向南，时刻缅怀故国，所作文字都带泪带恨，结果流传后世者并不脍炙人口。陶渊明的作品没有直写东晋灭亡之痛，笔下反而处处追摹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婉转表现虚无而温馨的恕道，其感染力竟然世代代缕缕不尽。

张岱明亡后披发入山,变成野人,所著“陶庵梦忆”的自序虽然说到“作自挽诗,每欲引决”,毕竟感人不深;全书价值反而在其“繁华靡丽,过眼皆空”的佛前忏悔心情,充分流露遗民沧桑之感。同是写国破的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实在远不如“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来得深刻:放翁一往情深,失之浮泛;牧之不存幻想,忍痛揭露残酷的现实。张宗子说:“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始知首阳二老直头饿死,不食周粟,还是后人妆点语也”,当是真话。

柳敬亭生逢明末异族入侵的乱世,在残酷的新旧蛻嬗现实里过献艺生涯虽然足以糊口,个人际遇却跟当时的政治环境串成唇齿关系,不但哀乐不能自己,连栖止游息也往往不由自主,最终难免惹出一些同时代人的阴忌和身后的是非。名学者伯林(Isaiah Berlin)论犹太人遭逢剧变落难四海的世代悲剧,分析他们在西方社会安身立命的坎坷经历,说到有些人面对陌生的茫茫新天地畏缩不前,宁愿躲回阴暗的旧犹太区里作茧自缚;有些人壮志凌云,满怀理想,一味乐观追逐希望的曙光;有些人跟异族外人称兄道弟,打成一片,不惜忍受身心的折磨,为的是扬弃故我,改变信仰和习惯;还有一些人心理背景作祟,明知不可自绝生路,依然傲骨嶙峋,不甘同流合污,拒绝抹杀本性去奉承新主子,结果落得荡漾河心,两岸渺茫,甚或彳亍于废园荒岛之中,顾影自怜,孤芳自赏,自尊心无限膨胀,不然就是自暴自弃,觉得钻不进自己梦想的阶级,反而被那个阶级奚落、遗弃。这些现象,其实并不只发生在犹太圈子里,而是民族主义爱国精神潜移默化之下的普遍心态:明知迎合新形势、顺从新权贵是命运兴旺之关键,无奈遗民孤臣孽子的心理包袱始终不容易甩掉,结果是聚光灯照明圈内的人疑神疑鬼,照明圈外的人怨天尤人,彼此阴阳相克。

柳敬亭算是清朝照明圈外的人,周旋明季诸贤最久,生平长揖公侯,平视卿相,没有丝毫婢妾。但是,时局变幻中,他到底不能

静静置身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狂潮之外。他一度是左良玉的座上客，“每夕张灯高坐，谈话隋唐间遗事。宁南亲信之，出入卧内，未尝顷刻离也”。左良玉死了，他酒后谈起宁南旧事，都歔歔洒洒。后来马逢知叛明降清，当上提督，驻兵松江，柳敬亭竟也出入其门下，可惜马逢知不过以倡优遇之，结果郁郁不得志；事后虽说马提督有通郑成功之嫌，被清廷诛戮，柳马这段因缘，陈汝衡还是说他是艺人，“很难够得上谈忠义节操”。到了康熙元年，柳敬亭又随蔡士英到清政府所在地北京，《旧都文物略》里说他是“为睿亲王所罗致，利用其技艺使编词宣传”。他在北京算不算得意很难说，但当时吴伟业、龚鼎孳、汪懋麟等人都有诗词劝他南归倒是真的。“江畔逢君诉遗事，断肠如遇李龟年”，离落心事，不忍说破！

柳敬亭说书有“白发龟年畅谈天宝”的沧桑之感，也带几分忏悔心情，名卿遗老这才赋诗张之。他一生关心江山百姓的安危，对新政治局势虽然谈不上信心，忠厚人的寻常幻想总是有的。王渔洋尽管瞧不起他，笑他说书之技与市井之辈无异，他起码不像渔洋要南书房代为延誉，面试见到天颜吓得写不出字，由“文端公代作诗草，撮为丸置案侧”，才得以完卷，摇身成清朝照明圈内的显宦！不必说什么傲骨嶙峋，不必抹杀本性，不必妆点山河变色后悲泣喜笑的矛盾：“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风吹雪满头”！吴梅村说的。

王韬的心情

董 桥

王韬《漫游随录》里的《香海羁踪》记他1862年初来香港的心情，说是“翌日午后抵香港，山童赭水汨减，人民椎鲁，语言殊离，乍至几不可耐。”后来虽然“居在山腰，多植榕树，窗外芭蕉数本，嫩绿可爱”，还是不很习惯，常常思乡；夜里写家书的时候，“隔墙忽有曳胡琴唱歌者，响可遏云。异方之乐，只令人悲！”他说“悲”，想家固然是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王韬当时因为“上书太平军”而被清政府指为“通贼”，要逮捕他，于是仓促逃亡香港，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到了他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翻译多种中国经典，又接触西方文化知识，生活工作渐渐安定，心情慢慢好起来，在香港一住竟五年多。王韬欧游二年后再回香港，不但编著了《普法战纪》十四卷，还集资买下了英华书院印刷设备，组织中华印务总局，最后创办《循环日报》，每天在报上首栏发表社论，大大出名；当年“乍至几不可耐”的心情，想必已消散得干干净净了。

喜不喜欢一个地方，要看住在这地方期间，是不是生活安定，见闻增加，工作满意。读书人尤其注重这三样。有了这三样，心情一定比较好，不太惬意的身边琐事，也比较容易忍受，而且往往从此不希望环境改变。有人说，牵挂香港现状改变的，泰半是些生活安定的香港人，实在不无道理。要王韬离开香港再回中土去尝“天谗司命，语祸切身，文字之祟，中或有鬼”的滋味，他未必愿意。但

是，王韬眷念祖国之心始终未变，他盼望中国“尽用泰西之所长”，变法图强，但不致以盲目崇洋、媚洋；还认为“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在英国，他羡慕的是英国人的“实学”精神和制度；对中国，他期望的是经济建设；“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伦敦画馆请他摄影留念，他在像后题的律诗有一联是：“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虽然不是什么佳句，气节是有的。

钟叔河替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写了一篇《曾经沧海，放眼全球》，提到王韬在英国写信给妻兄杨醒逋历述一生思想变化一事。近百年来，中国读书人既受西洋学术科技的冲击，深明民富国强的好处，却因政治制度一直没能上轨道，自己也不容易出为世用，终于经常从正统文化的堂奥上溜到边厢里或后花园中去落拓不羁，老舍不得“狂生”意识。这些人，说他们怯儒，实在又极执著；钟叔河说：“‘沧海归来’的王韬，已经由一个风流自赏的唐伯虎，变成了忧国忧时的魏默深”，想来跟执著的性情不无关系。

中国读书人里，做官的另有窍门，姑不论；“屏括帖而弗事，弃诸生而不为”的，一生成熟过程不出四五个转捩点，跟王韬很像：年轻时，“思得一通籍，博庭内欢，他非所知耳！”出外谋生，则“但求得五百金，可作归耕计”；事业还不长根的时候，难免“征逐之游”，“直作信陵醇酒妇人想”；见到同辈中人窜了起来，心中一慌，就会“再变而殉名利”，“妄欲以虚名劝世”；最后人到中年，心事似酒，乃悟到“士生于世，当不徒以文章自见”，转而讲求经世致用之道，“所望者中外辑和，西国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

不从政的书生，对社会国家没什么大利，也没什么大害；能够在一碗苦药里发挥点甘草的作用，算不错；万一有人故意要那碗药苦得喝不下去，那也没话说。王韬的妻儿老小当时都在太平军治下，说王韬上书太平军所求不外平安二字，可能也是实情。据说，曾国藩、李鸿章一度都想招致他，但清廷还是把他当“废人”，

“不果行”。销案后，王韬居然回上海终老，这也见出他的“书生本色”。既是书生，王韬一生论政是不是足以代表“民意”，很难说：字字都是他“心情”的写照倒是真的。通常是有了官意才有民意。街道两旁植树以绿化市容，是官意；人民喜欢，则成民意；万一人民“几不可耐”，就不是民意了。“居在山腰”，看到“窗外芭蕉数本”而觉得“嫩绿可爱”，则既不是民意也不是官意，是心情！

六骏踪迹

杨闻宇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杜牧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天国之君常常是厉害的。在帝王序列里，他们是最亮的星辰。

公元六世纪末，延宕千余岁的封建制度在中国孕育成熟。天赐盛世，降其英才，是李世民这位具有“龙凤之姿”的人物将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推向了富丽堂皇的最高潮。

怀着敬慕的心情，我们来到了浑厚坦荡的渭北高原。朝北眺望，青峦环护之中，有一峰孤耸回绝，昂然崛起，泔水流其前，泾水绕其后，山脉水系命意不俗，这便是李世民狩猎时为自己择定的墓地：昭陵。“因山为陵”，方圆三十万亩，形成东方最大的王者陵寝。一千三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掠了过去，仿佛海潮退跌了似的，眼下是斜阳带雁，夕霞如焚，碑残石裂，繁华消歇，只剩下默仰晴空的九峻山峰峦了。登峰纵目，眼前一亮，我忽然惊异南畔还残留着零零落落的陪葬的功臣坟墓（传说一百六七十座）。臣墓矮伏而王陵巍然，尊卑有位，错落分布，仿佛臣僚们仍然罗拜在唐王膝下。

一草创天下，戎马倥偬，李世民与将佐臣僚们出生入死，戮力共

进；下世以后，依然是荣辱与共，不昧初衷。“义深舟楫”的珍重情谊能在一代君臣之间一以贯之，这在漫长、黑暗、以背叛滥杀为常规的封建史上是难能可贵的一页。望着眼前依然保持着仪卫之制的一片墓陵，我正为“庶敦追远之义，以申罔极之怀”的君臣之交暗自叹息，陪游的友人忽然说道：“唐王寝宫旁以前镌立过六匹战马的青石浮雕，这就是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

和平岁月里，马在坦荡田野上是勤奋的化身，跃进战争的烟尘，它则纯然是勇士的形象。“唐家创业扫群雄，马上得之为太宗”，“昭陵六骏”仿佛是隋朝末年黄河流域一连串决定性战役的真实投影，是四方豪俊叱咤呼啸中形成的另一幅风云画图。

唐军初取关中，薛仁杲父子迅速进据陇右，觊觎长安。初战，唐军失利。618年冬，双方重新结阵。李世民避其锐气。两月不出，直待其粮草殆尽而狂躁如狼时，才以少许兵卒诱之于浅水原，亲率劲旅从后突袭，薛军崩溃，四散如流。李世民不容这些陇外骁悍之徒作丝毫喘息，不听舅父窦轨的阻拦，催动四蹄蘸雪的“白蹄马”，衔尾进击，穷追三百余里。石刻白蹄马怒目腾空，鬃鬣迎风，空旷的黄土高原上仿佛闪烁着四蹄交递所拉开的一道雪练，蹄击大地，响动着雨点似的鼓声。李世民题赠的赞语是：“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聳轡平陇，回鞍定蜀。”

趁着西线有战争，晋南的刘武周迫胁关中。李世民挥戈东进，趋龙门，渡黄河，在鼠雀谷与刘军连打八场硬仗，脍炙人口的秦琼、敬德大战美良川的故事，就产生在这里。李世民二日不食，三日不解甲，跨着黄里沁白的“特勒骠”，杀得刘军失魂落魄，向北逃窜。

李世民清楚，河南、河北的王世充、窦建德才是最狠最辣的两大敌手。621年，与王世充会战北邙山。彼此刚刚列阵对峙，一道紫色的闪电掣动数十精骑直透敌营，王世充愣怔过来，才发觉一匹

纯紫色的马背上伏的正是李世民。满营惊骇，戈矛四合，慌忙围追堵截。李世民神威抖擞，挥刃酣战，坐骑突然中箭，哀嘶晃摇，危急万状；大将军丘行恭飞骑冲阵，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他一手挽住紫马，一手挥刃和李世民一起巨跃大呼，砍开一条血路，突阵而出。这紫马就是“飒露紫”。李世民赞它是“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誓三川，威凌八阵”。六骏雕刻里唯附一人，仿丘行恭拔箭状，颤抖的紫马以头相偎，湿眸沉沉。箭镞拔出，马也就“噗”地跌倒在尘埃之中。

鏖兵八个月，王世充不支，窦建德忙率十万大军奔赴救援。李世民临机转戈，围洛打援，派骁将抢占虎牢关，生擒了窦建德。王世充无望，只好投降。一战而克二敌，胜则胜矣，不幸又倒下“青骊”、“什伐赤”两匹坐骑。“青骊”是前体一箭后体四箭，“什伐赤”是臀插五箭，马往前突，迎飞的利镞斜扎体后，显示着马驰的神速与争斗的惨烈。

末后对窦建德之故将刘黑闥的战事，使李世民十分棘手。这次战争中丧失了黄皮黑嘴、身布连环旋毛的“拳毛騧”，一马身带九箭，其筋力的坚韧不言自明。“月精按辔，天马行空，孤矢载戢，氛埃廓清”。李世民盛赞骏马以它的生命集拢住飞蝗式的箭镞，天地间自然就清平了，安宁了。

马的力气在所有动物中属于上乘。一进入血火并作的厮杀氛围，一听到诸般兵器铿锵搏击的金属声响，它立即化成了慷慨以赴的英物，熔龙虎雄姿、壮夫意气于一躯，不桀骜，不凶悍，不声张，所有动作同时凝成了勇敢与豪迈、犷野与轻捷，以敏锐、准确的纵跃起伏执行着主人萌动在心里的每一闪念，每一企图。此时此景，让人想到暴风雨里翻飞于汪洋巨浪间的翩然海燕，想到纵舒于万仞陡崖间的自由阔大的瀑布……古代战争里倘是没有最富于创造性的、最擅长默契的骏马，一切孔武慍悍的魂魄和膂力将无所凭依，无从施展，那该是多么笨拙、多么枯燥无聊的一种战

争。

李世间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天骄。马背上唯有驮起了他，也才是鲜花着锦，相映生色，无尚的俊逸。六骏马彼此递进着将李世民送上了帝王交椅，它们也很自然地化作了古仆雄浑的浮雕，以各自的神态被供奉于昭陵，与主人共享尊荣，同受儿孙辈的香火。

好马逢英主，这才真正是良骥遇伯乐。历史上有过那么多重大的朝代更迭，其间夹杂着多少霜浓马滑、策马破阵、马革裹尸的生动场面呢？唯有李世民，自战争中提炼出了六匹神骏，镌于昭陵，拟传千古。明主襟怀如镜，眼角含情，由此可见一斑。

浮雕多矣，这不是寻常的浮雕！“森然风云姿，飒爽毛骨开”，即使负伤带箭，仍然是通体洋溢着从万里阵云里提摄出来的向着盛唐迈进的煌煌气象。战争先行，艺术后进，善于将气冲斗牛的征战之风化作继往开来的精神意象，这只有当时的大画家阎立本足以胜任。那样个时代，必然有那样的骏马，也势必出现那样的艺术家，也才足以与慎终追远，不弃本基的王者风范和谐统一。

文武重臣六骏骑，魂兮魄兮长相依——作为王朝创业史上别开生面的一笔，李世民这个美丽的心愿能保持多久呢？下世前，这个聪明过人的帝王便似乎察觉出了什么：贞观十年下诏建造石宫时，特别指明日后的殉葬品不须金珠宝玉，仅以陶人木棺为之，此等明器“不为世用”，可使“奸盗息心”。可他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石雕六骏在漫长的岁月里会渐渐升级为艺术品，而且是足以压倒金珠宝玉的稀世罕有的艺术品。既为珍品，奸盗必窥。1914年，“飒露紫”、“拳毛騧”被洋人窃去（今存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又隔四年，其余四碑也被破成数块，窃运到西安附近，好在被老百姓拦截住了（现存陕西博物馆）。如今的昭陵，你只能看到宋代的一尊“昭陵六骏碑”，碑体略矮于人，素画青底，以线刻刀法缩小了六骏的形象。“擒充戮窦西复东，飞镞溅血鬃毛红”，手抚凉凉的碑

刻，益发让人生慨。

也许是不甘心吧，下了昭陵，我又去寻访茂陵南坡下的一眼“马刨泉”。二十多年前，那儿泉水汨汨，清流依依，传说那是黄巢与唐军角逐时，喉咙渴得冒火，可附近却无井无水，胯下的战马忽然直立咆哮，前蹄扣下时就地乱刨，所刨处遂涌出一眼清泉。重寻故泉，什么也没有了，一位整菜畦的老农对我说：“垫了，早就垫了。”关中土语，“垫”就是埋得不露痕迹的意思。旁边的公路上是来去生风的小轿车，老农晒笑我：“你这人也怪，现在啥年月了，连马也不多啦，你还寻什么‘马刨泉’哩。”

是噢是噢！马的时代是过去了，“足轻电影，神发天机”，它是无可挽留地过去了。毛主席当年创天下，整天还骑马哩——自马上得了天下，得天下之人也骑着马似的很快就过去了。无论多么轰轰烈烈的时代，无论什么品种的天赐神骏，联辔齐步，不能不迅速地走过去。在历史的屏幕上，巨人们是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去，而马，是成群结队地奔过去，是排山倒海地压过去。今岁恰是“马”年，到了下一个马年，尘世间还能看到几匹真马、活马呢？！

西欧一位史学家说得好：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不进潼关算没入门，不到昭陵不算登堂入室。现在的昭陵呢？”众山忽破碎，突兀一峰青”，就连那石雕们也是“秋风石动昭陵马”了——六骏那翻动的二十四蹄似乎组成了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车轮，生生驮走了一个个辉煌的、壮丽的时代。

在这块岑寂冷落的土地上，眼前是麦浪一层层地起伏着，后浪推前浪，渐渐地远了，远了，低下去了……

乡 土

赵 园

那片沙土地甚至从未入过我的梦——中州腹地的那一大片沙土。但我知道那是我血缘所系的一片沙，知道那沙的金黄，那沙上的枣树，枣树下田垅中的花生，也想象过夏日里如霜如霰的枣花，秋天村外东岗一丘丘的沙上家家晒枣、家园后场上女人们群聚剥花生的热闹。

我未曾梦到过那一片沙土，却熟悉沙。豫南那条沁河岸上的沙，开封城外直堆上城头的沙，春日或冬日，卷过中原城市，落在你发间、衣服折皱里的沙。那条挟着泥沙的最稠浊的大河，由我的童年、少年岁月中流过时，留下的也是一层层的沙。还记得童年时，在四叔任教的大学附近一个大沙丘上，曾颈上吊着花环，收不住脚狂奔而下，一头栽进沙窝里，让姊妹们笑出了眼泪。

我试图搜索这家族历史的杳远与深邃，却一无所获。这家族的历史传说太“大路”了：榆林赵村的赵姓，是打山西洪洞县迁徙而来的——那洪洞县大槐树的传说流传太广，竟如民族起源的神话那样，将无数家族故事覆盖了！

父亲说，他童年时的那片沙土并不就干旱。正如寻常村落，村西有河，有荷塘，村中有水很旺的井。秋雨连绵的日子，村东岗以西的路旁，甚至到处可见咕咕吐水的“翻眼泉”。我于是像是听到了水声，见到了小河近岸处的芦苇，觉到了水面上的沁凉。有水就有人聚，有了榆林赵这聚族而居的大村落；有了村东的“老坟”和村南的“小坟”，坟地上阴气森森的柏树与藤萝；有了庄稼，麦子、高粱，有了地头的西瓜与豆子，和供家中女人纺线织布的棉花。

隔着深而又长的岁月，我看到了那院落，看到了那第二进院呈“品”字状紧紧挤在一处的三座楼。那相互遮蔽的楼，也相互倾听，其挨在一起定有几分紧张。那楼中即使白日里也必是昏暗的，洞开的门内可闻切切的低语。我还能看到父亲度过童年的那座东楼，薄薄的楼板上，堆放着晒干的花生。入夜，这品字状的三座楼里，铁铸的灯盏中的灯草，各各在窗纸上涂抹出一小片昏黄。前院则听得“伙计”们蹲成一圈呼呼噜噜喝汤的声音、清脆的啐痰声、棚中的牲口不安的蹄声，和“大板”^① 低声的吆喝。

或许正当这时，本村出身的土匪头儿锁妞^②大步走进了院子，随手将马拴在桩上，伙计们仍自顾自低头喝他们的汤。暗中有人含糊不清地打了个招呼，听得锁妞那漫不经心的回答。这应当是这块土匪出没的沙土地上最寻常的风景。但我想，那些锁妞们，必使这乡间的空气饱含了血腥，而不安也就在血腥的空气中传递。

这静夜里自然在演出着种种故事。其中就可能有如下的一幕：有土匪将说书场上一个精壮的年轻人叫出来，就在村头一枪撂倒了他。父亲说，那是因了家族中一个女性长辈垂青于这伙计，而家中有男性长辈告知土匪，说常常看到那年轻人磨刀……父亲

① “大板”，喂牲口兼任车把式。

② 当时家乡的成年男子的名字后多缀一“妞”字，如群妞、全妞等。